



家书背后的故事

家书,谱写着几代人对家的眷恋与对亲情的感悟,它不仅是人们思亲寄情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标志。曾几何时,不论我们走到海角天涯,家书都让我们与亲人心贴心,情牵情。期盼和思念,激动和喜悦,痛苦和忧伤,苦涩和酸楚,家书,记载着人生的一个个瞬间,将一段段或喜或悲的历史串在了一起。

为颂扬家风故事,传承中华文化,前期,县委宣传部、县文联通过县内外媒体,开展了“慈母心 游子情”有故事的家书征集活动。近日,记者对部分家书背后的故事进行了深入采访,通过报道这些感人的故事,唤起深埋在人们心底的温暖回忆,展现中国人心底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心里永远为父亲留一间房

农民父亲与大学生儿子的故事

这是一沓父亲写给儿子的信。

儿子在贵阳,父亲的信寄往贵阳;儿子在乌江边上,父亲的信寄往乌江边上;儿子到浙江,父亲的信又一路攀山涉水寄到浙江。父亲给儿子说庄稼收成、猪牛养生和一家人的身体,嘱咐儿子在外面为人要和气,学习工作要用心。读书时,父亲担心儿子在学校吃不饱;毕业了,担心儿子和同事、领导处不来;等到儿子工作稳定之后,又开始操心起儿子的婚姻大事……

信笺早已发黄、信封多有磨损,信中病句、错别字很多,字体也不漂亮,但它们是一个父亲望子成龙、对远离故土的儿子牵肠挂肚最好的见证。信的主人是德清一中的杨再辉老师。

记者 徐敏霞

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杨再辉老家在贵州省松桃县一个叫岩脑壳的偏僻山村,家有8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五。父母虽然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把读书看得很重,尽管条件艰苦,只要子女到了上学的年龄,都送进学堂。

小学,初中,一路成长,一路付出……初中毕业那年,杨再辉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但高二还没有读完的时候,母亲突然得病离去。父亲又当爹又当妈,继续供他读下去。

1986年8月的一天,松桃县城又是五天一次赶场的日子。县城最热闹的老电影院门口,一张大红喜报公布了这一年县里考取大学的学生名单。榜上有名,杨再辉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了!整个决基坳村六个寨子都波动了;一条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寨子和寨子间传播:我们这里也有了一个大学生,是岩脑壳那贱家第五那个娃娃(父亲的名字叫“贱”,而“那”是“哥”的意思,这是淳朴的苗族人对人最亲最近的称呼)……父亲那天也在赶场,父亲也看到了喜报。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回到家放下菜担儿,就赶往村前,村子的前面,那个叫扳鹰咀的河坎竹林里,是母亲的坟墓,父亲要赶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

两次上门借了八十元钱

上了大学,离家更远了。可做父亲的无时无刻不在牵挂自己的儿子——担心学习赶不上人家,担心生活费没有了饿肚子,担心和同学们处不好……只在解放初期读过两年小学的父亲,开始给儿子写信。

“和同学相处要像在家里兄弟姐妹一样,团结友爱,尊敬老师。勤读苦学,打好基础。家里的事情不要多想,没事就不要回信了,要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猪娘下小崽了,下20只,存活8只,现在卖了5只,得172元钱。明天就去给你汇钱。”“今年天旱,洋辣子只收得一千三四百元。古历6月1日起到现在没有下过大雨,抽不到水,田都干死了。你的生活费已经准备好,不要担心。”

读大三的那年,寨子里流传猪瘟,家家的猪都死了,地里的菜遭遇干旱加冰雹,贫瘠的村寨几乎没什么收成。年纪已经拖得不小了的二哥要娶亲,家里仅有的一点钱,除了寄给在省城读书的他外,已经水尽山穷。一个儿子在学校里不能饿肚子,一个儿子的亲事也不能再拖下去。怎么办?从不轻易求人的父亲想到了借钱。

向谁借?上下寨子、苗族汉族,大家这一年都跌跌撞撞日子都不好过。父亲

想到了在城里工作的远房亲戚。第二天,早早起来,赶到了城里,从来没有向人借过钞票的父亲,不知道怎么开口,在人家门口徘徊了很久,还是没有勇气敲门,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离开之后,父亲一个人在街上走,穿着自己做的轮胎草鞋,走得一脚深,一脚浅。看看太阳快落山了,父亲才硬着头皮再次摸到亲戚家。亲戚一家正吃晚饭。父亲红着脸说家里儿子娶亲,手头有点紧张,周转不过来,借个百儿八十的,等谷子红苕收了就马上还。

亲戚犹豫着,但还是答应了。只是在把钱递给他时,说了一句话,“唉,这个年成,大家都艰难——手里头的这点钱,孩子们说要买自行车都说过好几天了!”

父亲头低得比对方的肩膀都还要低,但父亲还是将钱接过来。钱借到以后,父亲没有直接回家,父亲在街上人家的屋檐下坐到半夜,才慢慢往寨子的方向走。

猪牛是家里的储钱罐

在给杨再辉的信中,父亲经常提到家里的猪、牛,因为猪和牛一直都是农村家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父亲称呼猪不叫猪,叫牛不叫牛,甚至叫鸡鸭都不叫鸡鸭,父亲叫它们——“养生”!像小孩子一样地照顾它们。每次进家,菜筐里,箩筐里,粪桶里,衣服口袋里,总能摸出几块破洋芋、干瘪的包谷或是几个在地里已经埋得带了酒味的红苕。这些都是家里鸡鸭的零嘴点心,这些零嘴点心,连圈栏里的猪和牛也都有份。

杨再辉说,好多回,他睡到半夜里醒来,总是看见父亲的床上空着,枕头尚有余温,靛青染蓝的家织粗布铺盖掀在一边。父亲的声音从屋子后面传来,“养生,先将就点,等新红薯下来,再给你们饱顿子嘛!”

人家的牛住草棚,他们家的牛住瓦房。每年冬天到来之前,父亲都会把牛栏修葺一遍。而平常日子,父亲只要一有空,就会给牛收拾。父亲把牛牵到村口大树下,端上一盆清水,细心地用一把铁篦子给牛梳毛、篦虱子。每篦一梳子,就手臂一挥,这样篦下来的虱子就抖到放了水的脸盆里,牛虱像划船一样地划几下然后沉下去。牛身上的虱子都篦下来,连虱子卵也篦干净了,牛就轻松了,牛就浑身油光水滑像是穿了一身的缎子衣服。牛睁着两只亮晶晶的玻璃球一般的大眼睛望着父亲,充满感激,充满温情。

每回牛犊出栏,父亲都比卖儿卖女还难受。牛犊已经被穿了鼻环,在买牛人手里,四只脚抵着地,一声声呼唤,不肯上路。“养生,莫说是你们,就是崽女都不能守着爹妈一辈子!去么!跟人家去。到了别人家,自己要听话,做活路要

着实……”父亲跟在后面,一路将小牛送出寨子。

为父亲留间房

大学毕业后,杨再辉在贵州工作了一段时间,94年来到德清,继续他的本行——当老师。

工作稳定了,父亲在千里外的老家,一厢情愿地期待儿子找个“父母都有退休工资、全家都有工作的、又善良又本分的姑娘”,过上体面日子。

1997年暑假结束没有多久,杨再辉结识了他的妻子。关系确定下来,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很高兴,收到信的当天,就回了信:

“现在你谈得一个是大学生,爹看到信很是高兴。爹又想到你这些年来到处奔波,又是贵阳又是德清,又是你的两个妹,又是你爹我,把你年纪都等大了。儿只要女方不嫌你,你莫嫌人家,只要她工作好品格好。爹希望你把你的事落实好给爹来个照片和信爹都高兴极了。”

买房子准备结婚,父亲写信问他,你们要买多大的?装修大概要多少钱?我把家里的猪卖了,给你们汇来够不够……

1999年5月,杨再辉结婚。10月份父亲来德清看儿子。

他领着父亲一层一层地爬上楼梯,到了家门口掏出钥匙来开了门。父亲立在门口,伸着头朝里张望,望了半天,才转过头来对儿子说:“崽——我千万想都想不出你们房子是这个样子喔!”

进家,换鞋。父亲生怕他脚步走重了会将家里的地板踩破,生怕走得不稳会滑倒。父亲小心翼翼,走着,打量着,电视柜看看,橱门看看,沙发看看。

走到装有穿衣镜的墙前,父亲停住不走了。“爹!这间就是给您睡的……”儿子指点着一张单人床的书房给老人看。父亲跟着儿子走进书房,走出来时在门口立了好一阵,才用手去触摸眼前的墙,摸了发现是面镜子,就再摸一下,又摸一下,然后就自己笑起来:

“哎哟,我还以为里面是另外一家,我还以为是人家在那边朝我们看!”

父亲把镜子里的自己都当成别人了!房间里走了一圈,父亲在客厅沙发坐下来,坐下来还是抬头打量:

“崽耶!怕我们那里的县级干部都没得你们这样的房子噢!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爹做梦都会笑醒喔!”

房子其实只有八十多个平米,在这个城市算是小的了。但在父亲看来,儿子已经是比“县级干部”住得都要好。住了半个多月,父亲回去了。回去的第三年,父亲就去世了。

如今,杨再辉也早已搬离了当初父亲来过的那个地方,但在他心里,在最隐秘的情感世界深处,他一直还为父亲留着那样的一间房……

归去来兮

“我原想秋节前回新市看看,可是女儿们决定要我先去美国,在新买的房子里住过年,才回大陆。”

“最近长女归亚蕾应大陆电影公司邀请,要到上海拍“女儿红”电影,有较长时间的停留,如果可能,我想趁便回家看看,一了心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饱含着对故乡思念之情的信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台湾高雄市飞往德清县新市造纸厂胡凤茜的手中。写信者名叫归汝南,1947年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从此,他有了另一个名字——归来。

记者 陈德明

美国来信

胡凤茜的奶奶归阿文,原籍桐乡晚村归家埭,后来一直生活在新市,她唯一的亲弟弟归汝南后来也到了新市,并且在这里成长、从军。

在新市,有几个同是归家埭的老乡,平时常来归阿文家走动。1984年的一天,一位老乡跑来对归阿文说,你有一封信寄到了归家埭,是从美国寄来的。归阿文很是诧异:我在美国没有亲戚呀。但是直觉告诉她,这封信很可能跟远在台湾的弟弟有关。

很快,胡凤茜的丈夫就到了晚村归家埭,从大队部拿到了这封信。他顺便还打听到了归家的老宅,并到那里实地踏看了一番。“老宅已经没有归家的后人,房子差不多已经坍塌,所以那个地方乡亲们都叫做‘坍弄堂’。”

拿到信后,胡凤茜就拆开来念给奶奶听。信是归汝南在美国的小儿媳写来的,原来他育有三个女儿、三个儿子,长女就是大陆观众比较熟悉的台湾著名演员归亚蕾。“奶奶听我念完信后喜出望外,马上让我写回信。后来我和舅公之间就持续通信,互寄全家福照片。”胡凤茜边说边拿出了一张塑封好的大合影照,背面详细注明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名字,以及和归汝南之间的关系。“舅公说,有了这张照片,以后你们后辈见面就有了见证。他还在信里告诉我,他把我们寄去的全家福照片放大以后,挂在了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

魂牵梦萦

在多年的鸿雁书中,归汝南多次表达了想回故乡看看的愿望,还有两次,他甚至想委托胡凤茜帮他在德清买一套房子,他好回来定居。

“舅公想回新市的愿望十分强烈,也有过几次机会,可惜最终没能成行。第一次是他随团到上海访问,因为是集体行动,所以无法抽身单独前来新市。第二次是陪伴夫人回湖南长沙探亲,想借机再来新市,但是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提前返回了台湾。第三次是1994年长女归亚蕾来大陆参演电影《女儿红》,想带他一起来,但最终因为身体原因而没有成行。”胡凤茜说,为了迎接舅公的到来,她和丈夫甚至把自家的楼上

装修了一遍,当时就想着要让舅公住上一段时间。

在书信往来中,他们述说着各自的家庭生活情况,一次次地约定归乡的日期,一次次地憧憬着相逢的喜悦。“我们也曾想过去台湾旅行,见一见舅公,把太外婆对儿子、奶奶对弟弟的思念以及弥留之际的嘱托,亲口告诉舅公。但是没想到后来舅公的身体每况愈下,我们还没来得及团聚,奶奶、舅公就先后辞世了,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

完成遗志

上一辈人没有完成的遗志,自有下一辈人来完成,这也是中华孝道之一种。

2016年3月26日至4月2日,台湾湖州(吴兴)同乡会近60名台湾湖州同乡会成员回乡参访,归汝南最小的女儿归亚蒂也在此列。她此行还肩负着父亲的嘱托——回乡寻访亲人。参访期间,同乡会成员曾到过德清莫干山,虽然和胡凤茜一家失之交臂,但归亚蒂却认识了同乡会的另一位成员——原籍德清新市的余女士,并托余女士寻访家住新市的胡凤茜。

4月2日,归亚蒂启程返台后,4月4日,2016年含山“轧蚕花”民俗活动在潮州市南浔区善琎镇含山风景区举行,余女士就约了新市的一位小姐妹前往那里游玩观光,路上就把归亚蒂所托之事告诉了小姐妹。没想到小姐妹一听就惊叫起来:“胡凤茜我认识,她是我以前在新市造纸厂的老同事!台湾的著名演员归亚蕾是她家的亲戚,这事我们厂里很多同事都知道,每次传达室有了她的信,我们都会告诉她‘凤茜,台湾来信了!’。”

更巧的是,当天胡凤茜和丈夫也去了含山风景区,而且还巧遇了余女士和那位老同事。余女士在惊喜之余,马上拿起手机拍下了胡凤茜夫妇俩的照片发给了已在台湾的归亚蒂。“归亚蒂马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里她很激动,不仅问起我老家的情况,还问起了她父亲的原名、爷爷的名字,我们一下子就接上了头。”

胡凤茜说,在通讯业日渐发达的今天,双方的联系已变得十分便捷。令她感到高兴的是,老一辈人的遗志终于快要完成了,到那时,就可以告慰在天堂的太外婆、奶奶和舅公了。